



黄昏的火

HUANGHUN DE HUO

杨衍瑶◎著

一部书写佻山乡民风民俗、日常生活的小
说集。



敦煌(1973)自版纪念刊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9-1101-1002-1-1002-1002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



黄昏的火

HUANGHUN DE HUO

杨衍瑶◎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昏的火 / 杨衍瑶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1011 - 9

I. ①黄… II. ①杨…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120 号

黄昏的火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杨衍瑶著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11 - 9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101		工 匠
111		七 天 湖
121		野 狼 眼
131		雨

C 目录 Contents

阿 宝	1
表姐的冬季	7
不是花季	18
钞票飞呀飞	27
到处有老鼠	30
观音坐莲花	37
过 节	49
画 梦	61
黄昏的火	64
教子图	75
她换上新衣裳	87
老人的话像药	90
连夜雨	98
明天戒酒	110
三声枪响	123
天空飘着毛毛雨	130
我不要了	133
我们回家吧	136
夏天的游戏	148
小偷真多	158

修理工	168
在明天那边	171
求求你们，别杀我	184
跋	197

《修理工》

1	修理工
2	修理工
3	修理工
4	修理工
5	修理工
6	修理工
7	修理工
8	修理工
9	修理工
10	修理工
11	修理工
12	修理工
13	修理工
14	修理工
15	修理工
16	修理工
17	修理工
18	修理工
19	修理工
20	修理工
21	修理工
22	修理工
23	修理工
24	修理工
25	修理工
26	修理工
27	修理工
28	修理工
29	修理工
30	修理工
31	修理工
32	修理工
33	修理工
34	修理工
35	修理工
36	修理工
37	修理工
38	修理工
39	修理工
40	修理工
41	修理工
42	修理工
43	修理工
44	修理工
45	修理工
46	修理工
47	修理工
48	修理工
49	修理工
50	修理工
51	修理工
52	修理工
53	修理工
54	修理工
55	修理工
56	修理工
57	修理工
58	修理工
59	修理工
60	修理工
61	修理工
62	修理工
63	修理工
64	修理工
65	修理工
66	修理工
67	修理工
68	修理工
69	修理工
70	修理工
71	修理工
72	修理工
73	修理工
74	修理工
75	修理工
76	修理工
77	修理工
78	修理工
79	修理工
80	修理工
81	修理工
82	修理工
83	修理工
84	修理工
85	修理工
86	修理工
87	修理工
88	修理工
89	修理工
90	修理工
91	修理工
92	修理工
93	修理工
94	修理工
95	修理工
96	修理工
97	修理工
98	修理工
99	修理工
100	修理工

阿 宝

五岁那年，爹死了，妈哭得好伤心，阿宝也跟着哭。

爹是上山打石炮死的。都说是哑炮，爹头一个冲到炮眼，轰的一声，爹像石头一样跟着飞了起来，身子烂得模糊不清，像堆牛屎。队长叫几个精壮劳动力抬到家里，妈一见就昏了过去。众人忙救醒，妈醒来就大哭大叫：

“崽他爹，你去了我们娘崽恁活呀！崽他爹！……”

妈哭着喊着就昏过去了。

阿宝是见妈哭得伤心才哭的。几个妇女将阿宝带走，不让他看见爹人殓。可阿宝还是瞅见了一眼，爹咧着嘴，龋着白森森的牙齿，像大笑过后来不及闭嘴。阿宝被牵到一个房间，一圈妇女围着他。妇女的泪水哗哗就流到阿宝的身上，哭泣声时高时低，时长时短，还嘴歪歪地说：“可怜啊！可怜啊！”

阿宝不晓得她们讲爹还是自己，好生奇怪。触目皆是汪汪的泪眼，烂桃似的，就一下子大哭了。边哭边喊：

“爹——！爹——！”

惹得四座响起一片哭海。

是夜，阿宝梦见爹回来了，没有死，用硬刷刷的胡子扎他，逗得他钻在妈的怀里，好暖。

日子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同情也随着日子在众人的眼里慢慢消失。

刚开始阿宝还不太习惯，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后来一想，才晓得少了一个爹。又好像觉爹是到很远的山里打柴去了。妈的饭常常是扒到一半就丢开，然后跑到房间里去哭泣，也使得阿宝的那一半给耽搁下来。后来，妈又含泪嚼完另一半，为的是阿宝也把另一半赶进嘴里。

夜半，阿宝的梦常常被妈嚶嚶的哭声闹醒。阿宝一醒来就用手抹着妈的眼泪，嘴里说：

“妈不要哭了，妈不要哭了。”

喉咙是哽咽的，妈抽抽鼻子化哭为笑，将阿宝紧紧地搂在怀里，还低低地哼起民谣来，让阿宝重新进入梦乡。阿宝的两只小脚藏在妈的两腿间，暖烘烘的，还用手玩着妈的奶子。摸啊摸啊，软乎乎的都出汗了。阿宝觉得自己是乘着小船在水波荡漾中缓缓地滑入充满芬芳的梦境。

不久以后，爹好像成了遥远的往事，阿宝到了读书的年龄了。可到了晚上，阿宝仍然蜷在妈的怀里，用妈的手臂当枕头。在宁静的港湾，在温馨的乳香中，起起伏伏，晃晃荡荡，摇向很深的地方。直到觉得妈把他玩奶的手拉出来，又抽回自己的当枕头的手，就很想返回，可那条眠船沉沉地向无底的深渊坠去了。

有时夜半，妈一骨碌爬起来，阿宝也跟着醒了，急得喊妈，妈就说：

“莫吵，莫吵，妈屙尿。”

妈一手扶着床沿，一手从床底拖出盛尿的痰盂，淅淅沥沥，床下就清脆地下起小雨。妈一屙罢，刚想收起痰盂，阿宝觉得有一股激流冲向小腹，尿就胀了。一边喊屙尿，一边抖抖地起来，妈两手端着痰盂，让阿宝往里射尿。阿宝勃起的小东西总是将剩下的残货溅到妈的手上。

完了，妈说：“牛尿。”

又滚到一边睡了。

叫阿宝害怕的是，有时夜半醒来不见了妈，只看到昏黄的油灯在床头桌上左右摇曳，就急得哭喊起来，妈就从后屋传来安慰：

“莫吵，妈屙便，就来。”

一会，妈拖着鞋子噼里啪啦跑进房间卷上床来，还打趣了阿宝一番。

有一次，阿宝醒了好半夜，也哭了好半夜，好半夜了才听到妈慌慌张张地赶来。妈不但带来熟悉的气味，还带回了一种令阿宝讨厌的气息。

阿宝是靠玩着妈的奶子进入梦乡的。

有一夜，妈说：

“你都上三年级了，还摸奶，不害羞。”

阿宝就真的不敢摸了。这样一来，阿宝上床后，觉得空荡荡的不着边际，反而睡不着了。黑暗中，努力想象妈的奶子，身子激动得发抖。最后，觉得妈的呼吸变匀变长，就慢慢地将手从妈的汗衣底下伸进去，颤颤的，像初次扒窃的手，很害怕妈突然醒来。一触到柔软的东西，就让手粘在上面歇着，见妈依旧匀和呼吸，就像昔日一样放肆地玩着妈的奶子，他的手从软绵绵的这边山坡，转到软绵绵的那边山坡，两山之间是平滑的谷底。阿宝在波峰浪谷之间好像回到了久远的从前。有时妈一醒来就将阿宝的手扯出来，嘴里唠叨着：“都三年级了，还摸。”索性捋起汗衣，将奶头朝阿宝的嘴里塞：“喏，吃一口。”阿宝觉得非常害羞，倒缩到一边待着。待身边又传来妈熟悉的呼吸后，阿宝就觉得与妈相隔很远很远了。他记起了昔日的一个下午，那时爹还在世，妈一回家，阿宝就扑到妈的怀里，卷起衣襟要啃奶，爹在一旁逗着他，不让他啃，他急得哭了，用手捶着爹，把爹撵得远远的。还有一次，阿宝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被移到一边，不在了爹和妈的中间，就闹着又要躺在爹和妈的中间，还恨不得将爹赶下床……阿宝凝视着黑暗，头一次感到了孤独。自从他的小脚不再伸进妈的两腿之间，他感到全身僵了，仿佛是躺在一根木头上，左右不敢翻身。妈的身体似乎变成了带刺的玫瑰，既诱惑着他，又让他害怕被刺伤。

有一天，妈说：“你该一人睡觉了。”

阿宝怔怔地看着妈。妈的脸红扑扑的，那双不知被阿宝玩过多少次的奶子，在衣襟下颤颤地晃着。阿宝仿佛又看到了昔日的妈，他嘴角动一下，一眨眼，妈又好像隔得远远的了。

妈在房间里又搭起了一张床和她的床对着。阿宝单独睡时老爱做梦，是一些关于爹的梦。他又看见爹回来了，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和妈又说又笑。爹就是不理他，好像把他忘记了。他急得向爹扑过去。

有一夜，阿宝在梦中滚跌下床，妈大吃一惊，忙起来把他抱上床，还问他摔痛了没有，阿宝懵懵懂懂地说了没有。躺在泥地的那一下，阿宝发觉妈的床下恍恍惚惚好像多了一双鞋子，宽宽大大的，就像爹以前的一样。妈的那双窄窄小小的鞋子倚在旁边。在妈抱阿宝上床的时候，他还朦朦胧胧看到妈的床上好像多了一张被子。妈在他床边待了很久，直到他隐隐约约听到妈的脚步声好像从远远的地方响起。

那天放学回家，阿宝突然觉得妈像以前一样漂亮，心里就涌出一种莫名的酸楚。妈的气色很好，极兴致的样子。穿了一件刚做的蓝士林新衣，头发梳得光光的，好像抹过猪油一样，在脑后挽了个髻。一见阿宝回来就从碗柜里掏出一盘好菜（猪肉）出来，阿宝觉得有些奇怪，但肚子里确实很久没有装进这类东西了，就大口大口地嚼起来。妈在一旁笑边劝他慢点吃，饭还没吃完，就有一个阿宝称呼为姑婆的来了，妈一点也不意外笑嘻嘻地和她说话，姑婆摸着阿宝的头，眼泪在眶里晃一阵说：

“可怜！都这么大了。”

阿宝觉得妈像要发生什么事了。他突然回忆起了爹惨死的那个血淋淋的久远的下午，阳光也如这般灿烂。阿宝放眼屋后那边离得遥远而清晰的山峦，心里有些发闷。

几天后，妈对阿宝说：

“你又有爹了。你也要叫他爹。”

阿宝突然明白几天来家里出现的异常气氛。

新爹也是如爹一样高高大大的人。给阿宝的印象有点熟悉又有点讨

厌，特别是那双宽宽大大的鞋子似乎在哪里见过。新爹一见到阿宝也像爹那样把他抱起来，用嘴吻他的脸蛋，只是没像爹的胡子那样扎人。阿宝有些心烦，下来后就闷闷不乐地到一边做作业了。

接下来的日子妈好像把阿宝忘了。看到妈为新爹洗衣服，阿宝也很气愤。有一次吃饭，妈为新爹夹了一块肉，新爹倒把它夹给阿宝，气得阿宝又把它夹进了盘子里。妈看了阿宝一眼，阿宝就觉得妈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了。

有一夜阿宝哭了。妈问他是怎么回事，阿宝只是哭泣，妈就在那边嘟哝，新爹起来把阿宝抱过去，阿宝就不哭了。躺在妈的身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新爹在一旁不停地逗着阿宝，还给他讲很多故事，阿宝不但不喜欢，反而觉得很别扭。

“走，你走。”阿宝说。

新爹在黑暗里流出尴尬的笑声。

“你要怎么样？”妈说。

阿宝使劲一挤，新爹干脆起来睡到了阿宝的床上。妈有点不耐烦地转过身去。一下子，阿宝在熟悉的气味中睡着了。

以后每晚，阿宝都睡到妈的床上，直到有一夜醒来又发觉睡在自己的床上，就气得大哭起来。这时新爹又把他抱回妈的床上，而自己又睡到了阿宝的床上，后来阿宝又恢复了昔日的习惯，被妈狠狠地骂了一通：

“你看你，多大了还摸奶，不害羞。”

阿宝委屈得哭了。一气之下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上，睁开眼睛凝视着黑暗，直到不知不觉睡着了。

让阿宝痛心的还有夜半妈和爹的粗气声将他吵醒。醒来就很难入睡，耳边仿佛弥漫着他们的窃窃私语。阿宝干脆在这边踢打床板，还高喊：

“睡不着，睡不着。”

“你疯了？”妈说，“半夜三更喊什么？”

“睡不着，大伙不过年。”阿宝说。

“睡不着也要睡，不许喊。”妈说。

阿宝在床上猛地翻了个身，几乎把床板撞坏了。他的泪水在黑暗中大量涌出，打湿了枕头，鼻子像感冒一样不通气了。

妈的腰杆一天天粗壮起来了。起初阿宝觉得奇怪，以为妈有病了。可妈还是一样地说说笑笑，像没事的样子。

后来，十二月里的一个早晨，有个接生婆来到家里，新爹叫阿宝出去玩耍，阿宝就出去了。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阿宝觉得家里好像有只猫崽在叫。

不久以后他才明白，那是自己的小弟弟。

小弟弟在他面前一天天长大了，妈他们整天围着他转，阿宝感到自己真正地被遗忘了。而且家里事事都有要阿宝做出忍让，阿宝真恨不得把小弟弟卖掉。

但是，当小弟弟牙牙学语叫他哥哥时，他感到了一阵温暖。毕竟他不再那么孤单了。

从此，阿宝变得听话起来了。

那一年，阿宝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

表姐的冬季

我们这里每年总有几天下雪的日子，而且通常是在寒假里。只要一下雪，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

那一年的雪从黄昏开始下来了，我兴奋得难以入睡。老想雪下得再大一点吧，天快点亮吧，我和伙伴们就可以堆雪人、玩雪球、打雪仗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待母亲叫我起床时，天真的亮了。我一骨碌爬起来，看到雪已经停住了。屋外的园子里、树梢上、田野、远山到处都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就打算约伙伴们出去玩。但母亲说要带我去表姐家，这给我出了难题。想到表姐对我那么好，我又好久见不着她了，况且回来时雪还不至于融化的，就答应了。可还是好奇地问母亲去表姐家干什么。

母亲说：“表姐病了。”

我有点紧张，就问：“表姐生什么病？”

母亲说：“少啰唆，小孩子跟着去看就行。”

我就不说什么了。

母亲挎着一只装有鸡蛋的竹篮，两手拳在袖里，肩头一抽一抽的，不紧不慢地走着。她一边吸着鼻涕，还一边叨念着什么。有时就掏出手来擤一把鼻子，甩了甩，然后揩在衣襟前面的围裙上。我跑一段就停下来抻雪团，然后向自己确定的目标投掷，几乎弹无虚发。雪团击中目标又粉碎的样子很好看。我热得脱下了帽子，露出冒气烘烘的脑袋，好像刚出笼的包子。母亲叫我好好地顺顺地走，以免累了走不动。但我没有

理会，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鹅一下子给放出来一样，兴奋得想飞翔起来。

临走前，我和母亲曾到三姨家。三姨家在我们小镇的上街，我比母亲跑得快，到了三姨家就叫开了门。因为三姨家我是很熟悉的，表姐在家时，我常常到三姨家里玩。

母亲一进三姨家的门劈头就问：“三妹，你怎么还在家里？”

三姨说：“不在家里在哪里？”

母亲说：“昨天有人捎话来，美雪都成什么样了，难道你们不知道？”

美雪就是表姐，是三姨的女儿。

“晓得了。”三姨说，神情淡淡的。

“晓得就算了？”母亲又问。

三姨不语。

母亲又问。三姨索性去弄地上的火炉了。母亲急得想揍三姨了，三姨爹才从房间里趿着布鞋出来。

三姨爹说：“我们早就不认这个女儿了，早就断绝关系了。”

“是呀，我们早就没有这个女儿了。”三姨也说，“早就断绝关系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没心没肺？”母亲说，“难道你们就这样狠心？”

三姨和姨爹都没说话，姨爹慢条斯理地卷起纸烟来。

母亲吼了起来，嘴角都扯歪了。

三姨说：“要去你去吧。我们那条肠子早就掐断了。”

我本来还想去看看表姐的房间的，可母亲一边骂着不堪入耳的话，一边拉着我走了。

表姐出嫁在一个离我们小镇有二十来里的村子。沿着小镇的东面，路傍着一条小河顺流而下，七拐八弯，上上下下，像一条出没不定的蛇一样。云霭压得很低，似乎伸手可及。田野里的电线杆在呜呜地鸣响。风吹来，树梢上的积雪落下，砸在我们的身上，非常的刺激。我走在路上，好像走在童话里，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似梦非梦。有一年我和伙伴

们到过那个村子。我们是玩抓特务的游戏而无意去的，却被误以为是偷他们村子的柿子，所以被守园人赶得屁滚尿流，但没有被追上。我跑着想着，觉得有点好笑。突然，响起了一阵空旷的狗吠声，然后是一片连续不停的狂叫。

蓦地，一个村子跳在眼前，我高兴地喊：

“妈，到了！”

我跟着母亲的屁股进表姐家时，就听到一阵阵的呻吟声。这种声音有点像鹧鸪叫，但在这个时候听到，总感觉夹杂一种阴森森的气息。我的头皮一下子发麻起来，心有点往下沉。

不少女人聚集在表姐家的堂屋，像一群苍蝇嗡嗡地议论着，都绿着脸，露出惊惶的神色。见母亲来了，都站起来，脸色好像亮了一下，都说：

“姨妈来了。姨妈来了。”

母亲放下篮子，来不及和大家寒暄，就直接向房间走去。我看着门帘一晃，不晓得到底进去还是不去好，犹豫了好一会儿。大门还没有来得及掩上，冷风直冲进来，地上的火堂好像振作了一下，呼地红起来。一个女人把门掩好后，屋里就暗了许多。屋外的风还是一阵紧一阵的。我想了想还是蠕蠕地挪进了房间。

房间不大，但比外面更加暖和。两堂炭火燃烧得正旺盛，我感到身体有点发热起来。梳妆桌上点着两盏大煤油灯，把房间照得很亮。浓浓的烟柱犹如炭棒。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味。床上的被子高高地挺着，我猜想，上面躺着的一定是表姐。

一个老婆子把母亲拉到一角，像怕人听到似的，用气音神秘兮兮地对母亲说：

“都两天两夜了，医院都叫回来等了。”停了一会，又说，“昨夜才抬回来的。”

母亲凑到床边时，我也靠前了一点。呻吟停止了。床上的人抬起身来，又被母亲按了下去。

一刹那，我有点惊呆，怎么不像表姐？

但的确是表姐，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我肯定无疑。此刻的表姐披头散发，面如白纸，嘴唇发乌，瞪着失神的眼睛向母亲说：

“姨妈，你来了，我妈呢？”

母亲说：“你妈跟后就来了。”说完母亲将脸转向一边。

“哦，妈呀！妈呀！”表姐的声音很轻很细。

表姐又看到了我，就伸手抓住我，说：“表弟，你也来了！”

我点了点头，觉得表姐的手软弱无力，冰凉冰凉的，又有点发抖，就问：

“表姐，你病了？”

表姐嗯地点点头，随后惊叫了一声，像突然被什么刺了一下，松开了我的手。然后紧闭双眼，挣扎了一下，说：

“我痛啊！姨妈！”

母亲叫我到堂屋去，我慌忙地退了出来。房间的门帘在轻轻地飘动，里面的人影映在上面，恍恍惚惚的。里面不断地传来表姐的喊叫。我听到一个老婆子的声音说：“又出了这么多血。”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我又有点想进去的欲望，但还是忍住了。

堂屋的女人们都静了下来，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屋外不知哪扇木板在风中飘摇，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觉得有点无聊，就想到外面去玩，可又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一个女人叫我坐下烤火，我就坐下了。这时表姐在房间里又大呼小叫了，女人们紧张起来，都用眼神交流着，一个女人还到房间门口悄悄地听着。

我这次来有一个愿望，就是问表姐要那个塑料袋子的。表姐曾经用它当做书包。那是个红色的塑料袋，上面印有北京天安门的图案，还有一行行书：我爱北京天安门！因为表姐不读书了，自然就用不着书包了。表姐正读高中时，学校搞什么运动，学校就不上课了。那天我见表姐拎着一袋书匆匆地回家，就问过表姐的。表姐答应以后给我。可从那以后，我就见不着表姐了。不过后来好像还见过一次，可又找不到问话的机会。现在想必表姐把此事给忘了。我感到有点遗憾。